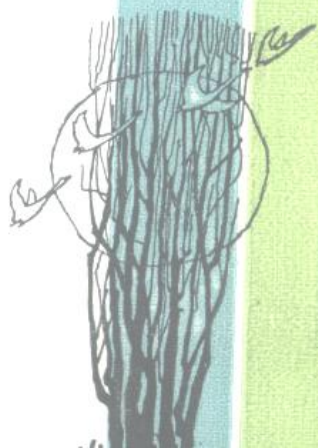


绿色的太阳

崔合美著



绿色的太阳

崔合美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032266

绿 色 的 太 阳

崔 合 美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08,000 印张：6.75 印数：1—5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98

定价：(平装)0.86元 (简易精装)0.93元

目 录

海 霞	1
红珊瑚	6
浪 花	11
夜捕飞鱼	18
翠绿的橡胶林	25
荷花渡	30
珍珠湖	36
洞庭帆影	41
油菜花丛中	44
桃花渔汛时	47
湖乡月色	55
蛙声咯咯	59
飞回的画幅	63
可爱的蜘蛛	68
“蜜蜂接待站”	73
催 春	79

在花海里	84
故乡竹影	88
对面山坡上	95
桃花雨	101
新 苗	111
花籽般的心	121
山乡邮局柜台前	124
卖鸡蛋的大婶	133
雨雪纷飞的时候	140
沙海柳笛	144
牧民的家	154
绿色的太阳	171
古 丽	176
友谊峰雪景	182
云顶岩远眺	190
云端撒落的笑声	196
船绕澳门行	205
后 记	213

海霞

登山望云霞，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快事。自古以来，泰山的云，黄山的云，庐山的云，衡山的云，都吸引着骚客游人，去登临眺览。

我没有去这些名山胜地的际遇。但，我曾横渡琼州海峡，攀上五指山顶，沉浮在南国的云海之中；也曾沿着九曲黄河，飞过天山之巅，从飞机舷窗俯看北方云霓。五指山的云铺天盖地，起伏翻腾，浑重浓烈，象是滔滔碧海卷拍的雪浪花；天山的云团团簇簇，缭绕轻飞，妩媚飘逸，似是浩浩草原游移的洁白羊群。排涛喷雪的五指山云，绰约轻盈的天山云，恰是两幅风格迥异的山水画，经常布上我记忆的画屏，不能忘怀。

我在记忆的画册里，尽管收藏了许多天光云影，但是，我觉得最绚丽多姿的，是我在珠江口外一座小岛上看到的彩霞。

彩霞本来就金碧辉煌，丰姿丽色。听几个搞摄影的同志说，台风或是暴雨前后，海天铺出的

彩霞，更要光采夺目，比那些丹青妙手笔下的淋漓酣意之作，更能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。所以，上岛之时，便存有看海霞的心思。

偏巧，我一到岛上，台风就飞袭而来，裹挟着暴雨从天而降，真个是天翻地动，大海沸腾。风，摇着海岛；浪，撞击着海岛。小岛象是被风浪摧打的一叶扁舟，摇晃摆荡。我被风雨关在石头房屋里，两天两夜，没能出门。待第三天清早，我听窗外的风啸声小了，暴雨也跑步远去，几缕朝晖洒进明窗，我想，该是看海霞的时候了。

掀开门户，一股风立刻闯进来，吹得我一个踉跄。别看留下的是台风尾巴，可劲头还不小。天上，依旧是浓云密布，一片铅灰，云团在风中飞转翻滚，残留着昨日的雄威；海呢？还在翻腾滚沸，波跳浪跃，潮吼涛呼，一身黛紫，仍未澄碧。只有港湾里百十艘避风的渔船，却扬起一片片洁白、绯紫的轻帆，开动隆隆的机器，纷纷松开缆绳，喊着号子，载着笑语，迎着风浪，争先出海。一点点白帆渐去渐远，驶进紫黛色的海浪丛中，驶进铅灰色的云缝，给阴沉的海天增添了一些生气。

没有海霞可看，就看看渔船出海吧。我信步踏上伸进港湾中间的码头。

哗！风儿卷起一层浪潮，碰在码头石基上，

立刻炸开，变成千万朵水花，在我四周撒落。银珠玉串，纷纷在我头上、身上淋漓，浇得我浑身湿漉漉，连眼睫毛上也缀着晶莹的水珠。

“哈，好一只‘落汤鸡’！”一个调皮的女高音从浪堆里飘来。

“还是一只‘公鸡’呢！”一个柔和好听的声音补上一句。

两句笑话，激起一串脆响的笑。

我抹了抹眼睫毛上的水珠，仔细看去，身边，跳动着一艘写着“妇女号”的渔船。船在海潮里，一会上跳，一会下沉，浪花撞击船头，溅作莲花，散成碎玉，直向船上抛掷。七、八个渔家姑娘，穿着她们向来喜爱的大红或大绿的衣服，正在一个着粉红外衫的姑娘指挥下，一声号子一股劲，把一片白帆，展升上高高的船桅。浪花儿从头顶浇洒下来，每个人身上，也象我一样，水淋淋的。

“啊，一群‘落汤母鸡’！”我也用玩笑回敬一句，算是招呼。同时跳上船，帮她们拉帆。

她们大概听出我口音不是他们渔家人吧，都悄悄敛住了调皮的笑。那位穿粉红外衫的姑娘打量着问：“你从大陆来吧？来岛上干啥哟？”

“看你们出海捕鱼，看海霞呀。”

“嗨哟哟，海霞姐，来相你的呢！”一个穿碧绿色衣衫的姑娘一听，忍不住又来了句笑话。

海上生活的渔家性格豪爽，青春焕发的姑娘感情丰富。友好的笑话，逗得其他姑娘都嘻嘻哈哈笑了。那个绿衣姑娘笑得最响。她正哈哈地笑得高兴，忽然，“哈”变成了“哇”，竟一下呕吐起来。

“好，把满肚子坏水都吐出来，说话就会好听些了。”穿粉红色衣衫的姑娘报复地回了一句，同时，利索地从怀里掏出一块姜片，塞进绿衣姑娘嘴里。绿衣姑娘咀嚼着姜片，咽下了姜汁，象没什么似地，又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，你们也晕浪？”我问。我乘船上岛的时候，尝过晕船的苦：头晕沉沉的，浑身无力，胃象要翻转过来，比得一场病还难受。没想到，渔民也晕浪呢。

“晕船晕浪，打渔的人谁没尝过”？红衣姑娘笑着回答，“我们打起渔来，浑身水滴滴，头昏呕吐一身汗，艰苦得很，可不象作家、画家笔下那样轻松美好呀！”

“那，等风平浪静再出海，不就好些吗？”

“怕风怕浪怕呕吐，就别想捕到鱼了。”绿衣姑娘插话道，“我们渔家有句谚语，叫做‘抢风头，追风尾’。风头风尾，是鱼最多的时候。”

“要想多捕鱼，就得闯风浪啊！”红衣姑娘含意深长的话，得到了大伙的赞同。

帆，在谈笑声中升起；缆，在谈笑声中解开。我跳下船来，红衣姑娘挥手一声“开船”，她们驾驶的机帆渔船便趁风趁浪，驶出港湾，白的船帆，白的浪花，托送着她们，驶向远方。船远了，帆小了，她们红红绿绿的衣衫镶进大海高天，但我仍听见风送来红衣姑娘一句话：“快看吧，彩霞出来了！”

我忙向东方望去。果然，辽阔的大海上，风儿催出千支水柱，扬起万丛雪浪，满眼玉树银花，好似画家笔下的一幅雪压千山的壮景。就在这玉树银花丛中，一轮桔红色的旭日半浮半沉，绯红的朝晖，把那支支水柱、朵朵浪花，映得晶莹闪烁。簇拥在旭日身边的云霞，不再是一片铅灰，而是金光闪烁，色彩缤纷，有的象孔雀开屏，有的似珍珠结串，有的如锦绫，有的若彩绣。朝晖和彩霞映照着碧海，碧海也添色着彩，波光粼粼。在上下天光彩影共徘徊的地方，一片片白帆，象是一片片贝雕，洁白得闪出光泽，在风浪中跳动，飘荡在朝阳的万缕金辉中间。“妇女号”在哪？我远眺追寻，难以分辨。然而，我却又象是看见了她们：天边那彩色的云霞，不是她们的衣服在风里摆动？海面的波光，不是她们满网的银鳞蹦跳？

对，她们，似彩霞；海霞，似她们！

红珊瑚

到了海南岛，谁不想带回一支红珊瑚呢？

珊瑚，海上的人叫做海石花，意思是海底礁石上开出的石头花。说它象花、象树，一点不错。可是，它不是石头上开的石头花，而是一种叫珊瑚虫的能工巧匠，日日夜夜、成年累月、辛勤塑造的结果。珊瑚虫的技艺可高啦，它塑造出的奇花异树，千姿百态，色彩缤纷，可爱极了。我曾经在陈列室里观赏过许多珊瑚虫的作品。有的洁白晶莹，象是象牙雕出的茶花；有的乌光闪亮，如同骨角雕就的细柳；有的一片绯红，好似玛瑙雕做的灵芝；有的红白相间，恰同玉石雕成的腊梅。特别是那些红珊瑚，或象枝条驮满白雪的塔松，或象一轮斗着霜风开放的红菊，或象紫崖上绽出的几点蔷薇蓓蕾，或象阳台上欣欣向荣的半盆海棠……

记得有本书上介绍过，珊瑚虫生活在炎热的热带海洋里，在我国，只有海南岛和它以南的海底礁盘，才是珊瑚虫居住的“温床”。如果把珊瑚

叫做海花，南海就该算是一座盛开海花的花园。这回，我来到海南岛的海水养殖场，乘着去采麒麟菜的潜水姑娘们的工作船，驶进了这座“花园”，我自然希望能从海底下摘一支海花，去装点丰富多彩的生活。

辽阔的大海，蔚蓝明净，明净得能够看见海底紫黑的礁石，碧绿的水草，五颜六色的蝴蝶鱼，珠光闪耀的贝壳，倒映着蓝色的天穹，金色的霞影，火红的旭日，真象春花烂漫的花园。我们的小船，伴着上下翻飞的海燕，迎着风儿吹开的丛丛雪浪银花，在金星闪动的海面轻翔，惹得一群群飞鱼，泼刺刺跃出水来，在舷边飞起飞落。

送我们出海的，是女子潜水队员，叫小燕的姑娘，她穿一身红色的紧身游泳服，坐在船头，胸前，一枚金色的共青团徽，象是一颗闪光的心在跳动。

小燕俯身在船舷上，望着透明的海水，指点着告诉我们，那条象菜花蛇一样在水中扭动的叫云纹海鳐，那条体态象一支红色利箭的鱼叫扁尾颌针鱼，那条在礁盘缝隙里露出头来的鱼叫蜂巢石斑鱼，那拖几根长须的叫丝蝴蝶鱼，那全身色彩缤纷的叫少女鱼，在它旁边不远的是马夫鱼，还有逗人喜爱的虎斑贝、凤凰螺、眼球贝、琵琶螺……灿烂的色彩，新奇的形态，把大海变成了

一座百宝库，装点得如同一幅诗情洋溢的图画。

“你们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有意思！”我不禁赞叹了一句。

小燕回答说：“也有危险呵！”

同伴中有人问道：“有什么危险？你们现在已经配备了现代化的深潜呼吸器，潜水的时候，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！”

“我们女子潜水队的姑娘，都在风里浪里闯了几年，就是不用潜水器，大海也不敢欺负我们。”小燕说，“捣乱的是那些凶恶的鲨鱼。”

她说，因为这一带水草多，就成了小鱼栖息的场所，于是也就成了鲨鱼出没的地方。这一带鲨鱼可多啦，有象一架小飞机的斑竹鲨，有如一杆标枪的橙黄鲨，有似张开翅膀的蝙蝠的星云扁鲨，有象一柄带把的大锤的双髻鲨，须鲨满嘴胡须，长尾鲨摇着狐狸尾巴。凶恶的要算沙锥齿鲨和居氏鼬鲨，它们追捕鱼类，闯进养殖场，凶性起时，也向人发动攻击。有一回，一个女潜水员看见一对象葵扇模样的鳐鱼，动手去抓。没提防，一条三米多长的沙锥齿鲨从后面冲来。幸亏工作船就在近边。她撒开鳐鱼就浮游向工作船，结果还是让鲨鱼咬掉了半边大脚拇指。要是遇上那种八、九米长一条的居氏鼬鲨，那就更危险啦！

“遇上这种情况，你们不害怕吗？”

“害怕？害怕就采种不了麒麟菜呀！”小燕爽朗地回答。麒麟菜是一种名贵的热带海洋红藻，是国防、食品、纺织和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，是祖国搞四个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东西。

“你老说麒麟菜，麒麟菜是什么样儿呀？”我问。

“颜色是红的，形状嘛，”小燕思索了一会，说：“象红珊瑚一样。不过，红珊瑚是石质的，麒麟菜是草，所以又叫草珊瑚。”

“红珊瑚？附近采得到红珊瑚吗？”我的同伴比我还着急，赶忙问道。

“红珊瑚这东西可怪啦，只长在风浪大、潜流急、水较深的地方，风浪越大，潜流越急，长得越红。我们养殖场的海底珊瑚礁上，过去有很多，后来差不多被采光了。我要到前面去采麒麟菜，顺便看能不能给你们采几朵。”小燕说着，划动双桨，船便飞了起来，惹得蝴蝶鱼一群群惊飞，又象鱼雨一样，在船边降落。船，剪开蓝绒缎似的海面，驶进几百只上下翱翔的洁白的海鸥群中。小燕背上气瓶，戴好轻潜呼吸器，一纵身，跃进了大海。

过了好一会，小燕举着一筐收采来的麒麟菜，从海底钻出水来。她取下呼吸器，一边把麒麟菜倒进船舱，一边抱歉地笑着解释说：“对不起，

看样子这一带早让人采走了”。

我们不能让她耽误工作，专去寻采红珊瑚，只好说“算了”。

同伴们觉得没采到红珊瑚，未免有些惋惜。我却觉得有一朵很美的红珊瑚长在心里了。瞧那小燕，露出穿着红色的游泳衣的上身，沉浮在波浪翻腾的大海，不象是一朵在风浪中成长起来的红珊瑚么？

浪 花

象每一个头回看到大海的人一样，我一下子就被那千姿百态的浪花吸引住了。

正是涨潮时候。向东望去，不知是蓝天映蓝了大海呢，还是海水浸蓝了天空，上下天光，一片蔚蓝。不同的只是，晴朗的天空明净得没有一丝云影，浩瀚的海面上却是千波起伏，百浪飞花。一层层洁白的浪花，从海天相接处奔涌而来。远看，象在蓝天飘游的缕缕白云倒映入水，近看，象在蓝丝绒上滚动一串串银珠，银珠越滚越近，越滚越大，面前象是涌来一座座布满奇峰怪石的雪山。也就在这时，雪山撞在峭壁上、礁石上，轰隆声声，炸成千万朵银花，象是从一个个礼炮里吐出的奇花异卉，一齐向四处溅落。同时在这片天剪银花中间，腾起一支支晶莹透亮的几丈高的水柱，水柱顶上，象是能工巧匠别出心裁雕刻出各种花饰，争胜斗奇，各显精巧。风一吹，水柱裂了，银花散了，变成飘飘洒洒的银

珠。太阳从东方照射过来，水柱、银花、雪浪、细雨，闪耀出斑斓的色彩，成了一个光泽闪烁的水晶世界。间或在这片水晶世界中，拉出一道五彩长虹，横跨在水柱林中，伸向雪浪银花丛里，装点出一片神话般的境地。我淋着浪花细雨，望着这奇异的景色，不禁想道，古代文人墨客描述浪花的名句，象什么“浊浪排空，日星隐曜”、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”之类，在大自然面前，显得多么平乏空洞啊！这也难怪，就是今日的诗人、画家，涂秃玲珑一支笔，恐怕也是难画大海万朵花吧。

伴着一阵欢乐的笑语，三个渔家妇女笑咪咪地走进了这闪耀光彩的水晶世界，穿过五彩长虹，穿过珍珠细雨，向我走来。为头的一个，约莫六十岁年纪，个子不高，一张紫黑色的牵满皱纹的脸，记载着饱经的凄风苦雨的年月，显得老是在微笑的轻轻向上翘的嘴角，流露出今日幸福生活的香甜。后面两个，也差不了几岁年纪。她们一个背一捆麻绳索，一个挑一担大竹篓，领头的大娘一手拿一个小篾筐，一手握一把铁片刮刀。三个人都扎衣挽袖，赤着双脚。奇怪的是，每个人那两只脚掌显得特别宽大扁平，五个脚趾也不象我们的那样收紧并拢，而是张得很开。

我上前探问，说是来采紫菜。